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第100卷



文教叢刊

陪都慈雲寺僧侶救護隊

人間佛教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文教叢刊

第七期

本期要目

人生之向上與昇華

儒學中興論跋論

大學辨宗

方志今議續篇

大足石刻之藝術與佛教(上)

文藝

詩

文

潭亭讀書記

文教考察

通訊

別內江

別聖水寺

化中

王恩洋

嚴立三選著

黎錦熙

王恩洋

吳必

徐震

劉天行

游孟逸
黃世彥

楊一心
彭初浪

東方文教研究院遷移啓事

本院近已自內江聖水寺遷至成都新西門外羅家碾之新購院址特此奉告

有關各界

文教叢書之一 儒學中興論

王恩洋著 全一冊 定價八千元

本書上篇論述我國儒學歷代之演變，下篇論儒學當來之復興。大旨在指陳儒學自身之得失並與西方印度兩大文化比較其短長，然後取彼之長補己之短，更以己之得救彼之失。一面爲儒學本身之再融攝而擴大，一面即人類學說之匯流。而新文化之重建也。

文教叢書之一 因明入正理論釋

王恩洋著 全一冊 定價六千六百元

思維論辯之學，在我國古代有名學，在西洋有邏輯。在印度則爲因明。關於立（顯正）破（摧邪）之義因明法度尤爲精嚴，最爲科學。著者以教學之便，就羅漢法師因明大疏，約爲此釋，更暢演其義，整理發揮以便學者。本書今更合雜集論疏中論軌決擇刊行流通，俾論辯之學昌明於世，不但推廣學說思辯提高理智，並期人類當來以論爭代替戰爭，亦和平人類之一道也。

人生之向上與昇華

化中

人類，身體不如禽獸，本能不如昆蟲，而得長養繁昌為宇宙之主人者，以其能也。人之所以能，純由乎感情。苟無愛情，則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恤，夫婦不合，朋友離異，人與人間膠粘之力失，而家庭社會均為虛構矣。為國為天下者亦然，苟子曰：兼井易能也，唯堅凝之難耳。兼井未而不能凝也，故魏晉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吞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井無強。古者陽以毫，武王以鎬，皆百里之內，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他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禁兵）。何難凝？謂其行政本乎愛民，民亦互相親愛，如膠漆之固，可以禦難死戰而不可解也。若夫情恃以愛，怨與而恨結，衆叛親離，則國雖大，共難強，其亡可立而俟也。由是可知：人與人本各各獨立也，有愛力以凝之，則異者為同，多者為一，結台堅固，如手足耳目之合為一體，情懷休戚息息相關，而其吉凶禍福焉。是以體大而力強，謀多而慮遠。此人類之所以獨出於禽獸昆蟲蟻介之上而為百靈之長者也。

吾人已知愛情之使凝個人罪以而為人類生存之必要因素矣。然而自他方面言之，則亦為人生苦惱憂傷禍亂罪惡之源。從何言之？幾希之以男女之愛情。男女之愛，為愛之最者者也。愛之極者，可以忘其身，可以為對方死，名譽之犧牲，壯氣之損失，更非所論矣。然即於此而苦痛隨之，非徒自苦而已，亦苦他人，非自殺而已，亦殺對方。吾嘗讀西方戲劇小說愛，浮士德之愛瑪甘駿也。殺其兄焉，卒之陷瑪甘駿於獄以死。又依達摩斯（嬌婦也）貞於其夫，而殺其妻女者焉。國王乙見而美之而欲娶之。女士甲不可。則威逼之，如沙從，則擲殺其子黑女。女由中為報復而殺女科所與婚者，而欲結怨之夕而殺其夫與妻。國王乙者，固美與女士丙相愛者也，而女士丙復殺男子丁所鍾愛，然丁所鍾愛者女士丙則不愛者焉。女士丙既鍾情於國王乙，執命以之，今乃見其妻已而歸女士甲，乃再殺子丁而命之曰：爾能為我莊嚴壽考乎。即與敵婚矣。丁得此報命，勇氣自倍。操刀斷註，即殺國王乙而報女仇焉。女復兩刺其所愛之王之

人生之向上與昇華

被殺也，如喪性命，即紅欄代劍而死。愛者存之者，乃存之之所由生，此之謂悲劇。愛情之發給有如此乎？

男女之愛固如是，母子之愛亦有之。世間有父母，慈惠之父，縱容其子女而不知教，以入於非僻，又從而曲護之，則亦當名其子女於死亡而莫能救。南極有金鳥者，愛子甚，雖非所生亦愛之如己。偶見幼鳥即爭趨而撫護之。然以幼父母之者多，幼鳥反受其害，而長之愈速。彼幼鳥者，以慈母鳥之養之也，其置兩足間，復以生喙銜之，俾其貼腹，為羽毛所遮蓋。然此鳥極粗莽，常創傷其子，因而致死者，乃百分之七十七（見科學大綱），不善愛其子者，大率類此金鳥也。而今之愛國愛民之志士，其所謂亦多不能異是。

近西方國家主義大行，一切政治家庭教育家率以愛國大義教導其人民。人而不知愛國，固不啻於人類矣。平時既盡忠竭力以謀富強，臨變則同仇敵愾以禦外侮，更進而求國家民族之安富尊榮，乃不惜發動侵略戰爭。於是世界一次二次大戰造成人類空前未有之浩劫。德日是其首也。幸之呼為善於世界人類，而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東謀近衛之徒亦自亡其身與國。吾人曾驚佩其國人團結之堅，其門之勇，犧牲小我以爲國家之精神，即其愛國心之甚且富。然而更驚嘆其覆亡收滅之速也。

詳愛家愛國之弊，均不免於私，是乃招致後禍。然則最高之愛，莫過於宗教之愛矣。所愛者爲上帝，所敬者爲天國，而又以博愛人類，愛仇如友相訓誨，宜夫超乎利害得失之外而無通。然宗教與宗教間如耶回之戰爭又禍結數百年。耶教之中，新教與舊教之爭，殺人又千百萬。愛之至而禍即隨之，施報所逃於天地之間有如此乎？於是愛之教條，未足以爲人類生存之最高標準，而當改慈愛別求正道也明矣！

然則其道奈何？曰：莫如仁。

或謂仁者愛人，宜與愛無差別，是以世以仁愛並稱，合爲一辭，何以見其異乎？

曰：仁與愛相似而實不同。其相似者，如云仁愛，慈愛，愛敬，皆不違乎仁而爲仁之施也。然而其確然不同之義有可得而言者。第一，仁之生起，多由於可惡可惡之事。而愛之生起，多由於可欣可樂之理。第二，仁之行相爲排拒排拒，爲哀憐憐感。愛之行相爲欣慕懷慕，爲希求懇懇。即以是故，兩者所發之行爲亦各不同，由仁而發之行爲，爲對他人

之施濟救救，而捨其所有盡其所能。是謂捨己以利人。由愛而發之行爲爲對外界或人或物之占有取得以滿己之欲償己之勢，是謂取餘以利己。然則愛豈不利他人耶？曰：愛亦利人也，但其利之也實爲欲結其心得其情以期順於我歸向我而終爲我所有。其施也有求，其行也圖報。卽仍爲自利的也。仁則不然，純動於惻怛哀憐之情，純爲利他，已無所求焉。縱人對之有後報亦所弗却，然此爲彼方之感應在己固無所求也。卽以是故，愛之爲德不純每得相反之結果。而仁則否。何以言之？蓋愛人者既爲有求有取的，設求取而不遂則失望與怨憎隨之，於是愛之深者其惡之也亦愈烈。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夫人非瘋狂何以愛之既欲其生惡之又欲其死耶？此無他焉，其愛之也本非出於利他之仁，純爲利己之愛。爲欲其爲我用爲我有也故愛之。繼乃見其不爲我用不爲我有與其初願相違所求相反，則其愛之愈深者其失望愈大，失望愈大則其憎惡之情愈烈。此種行爲看來似甚矛盾，但就其心理狀態察之本是一貫也。再者，愛之既欲占有而取得之，設有他人焉同時起而受彼，亦欲占有而取得之，則是奪吾之所愛而侵吾之所有也。既奪吾愛而侵吾有，則其憎恨之心立發而爲嫉妒，嫉妒之情立發而爲鬥爭。於是爭奪仇殺之禍作矣。此種由愛生妒，由妒生爭，終至於相殺，是又愛情生活必遵之公式也。

由愛生惡生妒以至於相殺，此意志強者之行也。若夫意志弱者，既無力以殺人，則唯有憂悲苦惱淒涼絕望而自殺，如少年維特之結果是也。

愛固足以生怨惡仇嫉，同時怨惡仇嫉亦足以增加愛力。此於團體黨派民族國家間尤顯見之。我國康藏高原之頂有羌塘焉，住民畧有三族：東曰俄洛，中爲甲得瑪，西爲阿布霍巴，是三部人皆以游牧爲業，張幕而居。其下幕之法各旗不同，阿布霍巴單獨張幕，俄洛人則結體張幕。所以然者，阿布人性最善良，不搶劫，不偷盜，無妨人之機心，故亦不爲共同禦侮之團結。俄洛人則不然，兇惡獷悍，終年過其盜匪生活，因之亦隨時防備盜匪，斷無人敢孤獨下幕，孤獨放牧者，其族每年必開劫匪年會，男女老幼俱集。會畢卽四出搶掠，搶掠所得平均分攤，小孩亦有其分，藉以培養小孩之搶劫勇氣也。既搶人，被搶之家又復結羣報復，如此往返不已。是以團結益堅，而帳幕從不敢分散。此等行爲，彼族認爲道德的，亦是政治的。蓋既可以打倒離羣索居之僻性，又可增強集體奮鬥的精神，在生存競爭道路中亦誠有一日之長也。

。阿布牧民則異此，既不仇視他人，亦不團結內部，雖被搶掠，從不抵抗，不報復，亦不怨天尤人。以上據謝國安氏在最近出版之康藏研究月刊中所述。予讀竟，特嘆今世西方國家主義盛行，民族國家之鬥爭，亦一俄洛人之生活而已。而阿布人之生活，則恰可代表舊日東方人之生活。一者之優劣可不論。然足證明一事：即愛國主義之對內團結，其敵國外患實有以促成之。因對敵國外患有極端之畏懼恐怖與嫉妒，故益不得不團結內部而增加其對國家民族之效力。而政治家對內有難解決難維持之大事時，每發動向外侵略，以轉導其人民之心理，使之志對外而免於內部之破裂分崩。此即近代文明之精神，此即西方人之倫理思想。其愛也有憎，其思也有仇，其生也有殺，其文明以智取力爭而日進步，而世界人類亦日以智取力爭而瀕於毀滅。國與國間、民族與民族間、階級與階級間，一似非打倒對方不能保存自我。為欲保存自我必須打倒對方。且必打倒對方而後乃可使內部團結，必仇視對方而後可使內部和親（自較借外力以事內爭者高一著）。不但建立和平於武裝之上，又且建立親愛同情於怨憎仇恨之上，而以殺戮死亡終。人類之危殆就有過於此者乎？若夫仁則異此。仁之行爲，乃無求無欲之行爲也。愛人而不求報，利人而不期爲我有。既無求報占有之心，則無失望與憎惡也。我思救人，人有起而共救之者，此非適得我心，而爲我所播端而樂者耶？故仁者無嫉。無嫉則不爭，安有互相殺戮之事耶？無求報占有之心，無失望憎惡之情，則亦無憂苦悲惱失望而至自殺矣。既不因愛人而憎人，故亦不藉外侮以增其內部之團結，其心平，其氣和，其情寬舒廣博而無矛盾，是以仇惡不生，而殺戮永息，是以勝殘去殺而安定人類，使人類過和平康樂無憂無苦之生活，莫過於仁。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欲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欲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此爲仁之實例。見孺子之將入井，此仁之動於可惡可憐之事而起者也。怵惕惻隱之心，此仁之行和，異於愛之欣喜願慰也。非欲內交要譽，此仁之無求無欲也。殺爲救濟之事固將履險蹈危而不辭，成固欣然，敗亦無咎，而豈怨恨對方耶？即於此時設有他人亦同起仁心而共赴其難。是固爲我之助，喜之樂之，豈嫉妒仇視之乎？何由而來鬥爭與相害也。嗟夫！使今天下之人，視天下人類之共罹災禍，同趨陷阱網，共發惻隱惻隱之心，而無內交要譽之私意於其間，無希求 不占有，自必和衷共濟，一視同仁，無仇嫉，無怨惡，以祛天下之禍，興天下之利。心情一轉而大患立解。

變紛擾爲治安，災災爲吉祥，而天下平矣。無如世之人有身者莫不愛其身，有家者莫不愛其家，有國者莫不愛其國，愛之則欲過分利益之。過分利益之私也，有私則有仇，有求則有怨，有仇有怨則必爭，爭則必亂，爭且亂，宇宙人類乃日趨於傾覆滅亡。愛之反以害之，所求適得其所惡而已矣。當知今之禍亂天下國家者，即今之圖利安國家天下者之自誤也，曷其懇乎！是故欲救今之世，非改變世人之人生態度與倫理思想而使之向上昇華不可；即從愛的人生轉變到仁的人生，其道奚由？曰：在克己復禮，在強恕。昔者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何謂克己？己者我私也，克也者，勝伏之也；執我者自私，自私者多欲而貪求，多欲而貪求則必損惱他人以償其貪欲，損惱人者人亦從而損惱之，則交相爭奪而人類不相益而相害矣。是故貴克治勝伏之，使我私不行而貪欲永息。如是則不損惱他人，人亦不來損惱，爭奪不興，人類交相利益而不相害矣。何謂復禮？禮者人羣相處之正當規律儀節也。禮主於敬，不敢慢人。禮主於讓，不敢先人。人與人間交相敬讓，則情誼交盡，而烏有陵越損惱之事乎？復也者歸返之也。人本應從禮而行，有己私者則離欲敗度而遠違乎禮。復則還歸其本來應行之正道固守而弗失之也。何謂天下歸仁？先儒謂仁者渾然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有己私之心，則人我之界立，而一體之情亡。越禮而行，則人我之間相犯相陵而惻隱辭讓之義失。如是則天下之人，界域森嚴，彼此對立，痛癢不相關，休戚不相共，毫無相憐恤愛護之心焉，而仁道喪矣。既能克己，則自我之藩籬撤，既能復禮，則彼此之情意通。藩籬撤則自他渾然而差別亡。情意通則休戚共同而一體現。如是則天下與吾渾然一體，即天下歸仁矣。未能克己復禮，則己與天下互相外，心量不足以容人；既能克己復禮，則己與天下不相外，天下皆容納歸攝於吾仁慈惻隱之心量中；歸也者還其本來也，人本有對人之同情，本有惻隱之仁慈，即本能攝他以爲自；今還其本來，若天下之來歸焉，故曰天下歸仁也。

何謂強恕？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今且但言強恕。恕也者，推己以及人也。人與人之所以互相陵犯而至於不仁者，在不能通人己之情也。然人之情在彼己何以通之？曰：以己情通之也。人己皆人也，人與人之情不能有異。故爲己之所不欲者，必亦爲人之所不欲。在己之所欲者，亦必爲人之所欲也。既彼此情同，則觀於己而人之情可知矣。唯不以平等之心待人者，則自視優越，視人卑賤，以爲己可以施諸人者人不得

以施諸己。己所不能受者人受之可無難。則不合理不近情之事生，顛倒妄行而仁道亡矣。恕者平等以待人之道，因己以知人之方。因己之情以知人之情而等施之，即以所以自愛者愛人，即以所以自利者利人，而凡己之所不欲不好者皆止意而勿施，如此則人我平等。人我不平等而惡行自息，人我不平等而善德日臻；仁者人我渾忘而一體也。恕者猶未至於人我之渾忘，而能推己以及人，而視人如己；既能視人如己，強恕而行，久之久之，不其漸進於人我之渾忘而一體歟？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故克己復禮與強恕而行皆求仁之正道，其實克己復禮自能強恕，而強恕者亦自能克己復禮也。

由愛以至仁，此人生之向上亦即人生之昇華也。蓋人類賴羣而生，無愛情之凝合則人類莫能羣。愛而有己私之難則生貪欲求取，而憎惡妒嫉隨之而憂惱禍亂隨之，則人類不得和愛治理而生人之道苦矣。今由愛以至仁，去其己私捨其貪欲，於是憎嫉不生而憂苦隨己人羣和愛而愛情周流，不但能久且固，又能大公而普人我一體而天下歸仁。此之謂愛情之聖潔化，愛而聖潔化者，無私欲之雜為真情之流也。故孔子曰唯仁者能愛人。不仁者之愛人也，始欲利用之終且占有之，自愛而已矣豈能愛人？愛之而無私，利之而無求，純情利他，易曰善世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德博而化。唯仁者能之耳。或謂仁者汎愛衆人，與天下為一體，既無人不愛，然則如窮凶極惡敗壞人羣之人何？曰：仁者之愛人，非徒為婦人孺子之煦暉以為惠，姑息以為愛也。必將導之以向善，引之以即安，格化其性情，而整正其品德。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政教既行，而人皆從善，移風易俗，而天下又安，則焉得有凶惡之人乎？若夫先習於凶惡，德不能感化者，自當以威力伏之。孫卿子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禁暴除害，則亦安能已於兵刑乎？然而其惡人，非以私怒也。用兵非為暴惡也。罰當其罪，誅不及他，是以殺一人而衆人懼，兵不血刃而天下服，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之謂聰明聖智神武而不殺。孔子曰唯仁者能惡人，此之謂也。

既愛惡而皆當理，刑殺而皆出於仁，故仁道之行四通而無礙矣。仁道四通，斯人生止於至善。人生止於至善，斯人生止於至安，諸有救世救人之志，負救世救人之責，及欲自拔於愛情纏綿苦憂逼迫之罣者，幸於斯義深察而勉行之。

再僧先生編輯武漢日報文學副刊，屢就舊作提要為文，以餉讀者，因就吾近來所作：孔子學案、孟子學案、人生學、新人生哲學各書中論仁道之義撮要為此篇。不能備也。敬知其詳，應讀原書。

儒學中興論敘論

王恩洋

去年今日予因病停止著述，以看報遣時日，時正國內爭取民主最烈之時。心生一大反問：國民黨以三民主義號召全國，而革命，而北伐，而統一，而抗戰，迄今抗戰勝利，正是完成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之時，乃全國有黨無黨，有派無派，有武力無武力者，概不向三民主義的國民政府爭取民主，斯誠一大怪事！一面又聞聽說共產黨反對國民政府之理由，是說他不民主。但聽說在共產黨統治的區域中，乃並不容有異黨的存在。統治之嚴，絕非自由民主的人所樂居住。遠在蘇俄，那更是一黨專政，黨外無黨，而且黨內也無派。假若共產黨執政，以蘇俄之道治中國，又有何民主可言乎！……在這樣的想像中，覺得民主一詞原來只不過是有政治野心的人爭取政權號召人心的策略與工具。這樣的民主，實在無意義可言，反轉對國事有害，不如不講的好。回想幼時，正當清末光緒宣統時代，其時是帝國，是專制，但是人民確是享的太平幸福。無黨爭，無內亂，地方無土匪。官吏無殺人之權。聽說殺人的事，非經過縣府臬憲乃至皇帝御筆朱批後不能擅殺一個人。至於人民茶餘飯後，圖論高談，三教九流，古今中外，胡說亂道，從無有警察軍隊干涉你。如果問道國民的負擔，那更是輕微極了！每年定一次糧外，萬事都了，政府再也不問你要什麼。但是當時的志士仁人，總是萬分痛恨滿清的專制，於是拋頭顱，流熱血，以為四萬萬人民爭民主。果然辛亥光復，民國成立。誰知道自此以後便內訌相循，戰爭不息，盜賊遍野，貪污滿朝，治安全靠軍隊警察維持，但是人民的財產生命言論思想信仰一切自由都掃掉了。在這樣水深火熱的情況下，方恍然覺悟到從前的專制實在是黃虞亮翁之治。現在呢？到真是不堪言說呀！因此我平素一聽到革命民主等等好聽的名詞，便感到頭痛。閔子騫曰：仍舊慣，如之何，何必改作。王羲之說：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無形中我便成了一個無條件而極端的頑固者！每每看到許多熱血慷慨理想希望太高的少年總是可憐他們幼稚，以為我們何必把有用的才能身體去做那些無用而且有害的事呢？雖然，這樣消極的頑固還是無益於世，社會一天天的災亂，國計民生一天天的困窮，將如之何呢？心裏只是想留四萬萬人中總會出一個雄才大略英明神武的英雄，如像劉邦、劉秀、李世民、趙匡胤、朱元璋那樣的人來創平內亂，剪削群雄，統一國家，武功之後繼以文治，庶幾乎返於往昔太平

盛世，人民自會受福了！這便是一般老百姓所常想望的真命天子！但是再把一部廿四史翻開一看，漢唐宋明的太平時代到底維持了好久呢？又未免令人失望。太平之後不久總會大亂起來！別的且不說，如像明朝末年張獻忠李自成之亂，豈不是殺人如麻四川弄到雞犬不留嗎？那時並無民主共和的人物爭取收權，然而還是要大亂呀！以現時的內亂比較起來或許還要好些，因為他們究竟還有主義，有思想，總比那一羣流氓好。因此我對於想望英雄政治的信念打斷了。然則到底怎樣呢？後來看到英美的民主政治有許多特別處：第一無有專制獨裁的君主與特權階級。第二也無有興兵倡亂以武力奪取政權的革命黨。他們主持政治的名叫在朝黨，未曾主持政治或退休下野的名叫在野黨。兩黨是時時在互相批評互相攻擊。但是總不會動武。在朝的從不以政治力量壓服在野黨。在野黨也從不以暴力搗亂。在他們相爭不下的時候，便舉行大選，取決於人民。如果在朝黨的政策得到人民多數的擁護，選舉勝利了，在野的便祇好退位讓賢，掛冠而去。像這樣的守法精神，做去。如果在野黨的政策得到人民多數的擁護，選舉勝利了，在朝的便祇好退位讓賢，掛冠而去。像這樣的守法精神，尊重敵黨，服從民意，而不敢挾私心，用暴力，使囑詐，反可算得是禮讓為國，公忠體國了！雖然互相批評互相攻擊，然而彼此皆能容忍。並且全賴此批評攻擊的力量使大家戰戰兢兢的，不敢驕傲，不敢放鬆，而時時都在反省修正力求進步中，人心不腐化，政事不廢弛，而國家日趨於昌榮安定，因此數百年間可以無內亂。除對外戰爭，永無內戰，這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嗎？從此乃恍然於真正的民主並不是爭奪政權的黨派與工具，不是革命內亂的酵母，實在是實現內亂，杜絕革命，安定社會，昌榮國家的正大光明之道路，是吾人所應亟急提倡努力實行的！但是要如何方能走上此道路，到是最費解答的問題。最後想來一切政治制度，一切社會事業無不是人做起來的。所以要想有民主的政治先要有民主政治風度的人物。這樣的人物，應當有捨私安公為己從人的度量，應當有守正不阿不畏強暴的操守。應當有光明磊落的氣概，應當有平正通達的理性。而絕不可有予智自雄自私自利而欲偏黨偏於優勢提督操縱頑鈍的惡德。換言之：即是要有大人君子之行，而不可有小人宵小之態。果為政謀國之人均育愛民愛國之心，而無貪權嗜利之志，有容人之量，有服善之誠，相尚以道，相勉以義，而不敢有私意存焉，民主政治自形成了。此種人物如非有宗教之訓練，即當有道德之陶冶。而無信守，無修養之士，是弗能為的。吾嘗聞美國初興，其人物多出於英之清教徒，雖英政之暴虐及信仰之不自由

，乃遠航美洲，適彼樂土。教戒既嚴，信守復篤，故能孕育華盛頓、林肯、威爾遜、羅斯福諸鉅人，以造成美國光明俊偉的國度。民主政治之興，豈不以德量哉！乃我國之學西人也，不知從其根本而學之，但從其形式而學之，於是以毀法代守法，以自私代奉公，以爭奪代容忍；於是杜絕內亂消弭革命的民主政治乃一變而為革命內亂爭奪政權的工具了。無遠識，無宏度，無德操，無信守，而日唯權位勢利之是圖，人心敗壞，風俗澆漓。如是而欲政治澄清，國家安定，人民康福，烏可得哉？故欲建民主政治必先有民主政治之人。欲有如是之人必先培養其德。乃我國既素乏宗教，當今之世，宗教又難取信於人。況且西洋宗教的教義也並不大高明，與我國數千年文明古國的民族性也並不大合，這時來提倡宗教，實在是時與地都不相宜，望人信從而收培養德度之效，大難大難！因此我便又回到我國固有的儒學了。猶憶我在孩子時代，我的母親教我對人要尊敬，凡是殘廢人、貧苦人，乃至乞丐都要尊敬。要憐憫人，乃至畜生也要憐憫。我在這樣嚴肅而溫潤的教化中長大，平生對蟲蟻也不曾起心傷害過。對乞丐也不會侮慢過，人有捕捉小鳥者，母曰：使人捕殺爾，我心將如何！彼亦有母也。人有笑弄盲聾瘡癰者，母曰：汝外祖亦不能言，使人輕侮汝外祖，我情何堪乎？這兩句話永遠銘刻在我心中，後來讀孔孟書，如知有忠恕孝矩之道，始知有禮讓仁義之行，於是恍然於我母之教即是聖賢之教，而儒者之學即在人情物理中，一點也不奇怪神秘，一點也不艱苦難行。對於人的訓練是極溫潤的，然而又是極嚴肅的；人人都可行，然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盡；真是極高明而道中庸了。我又記得在有名的五四運動的那一天，我恰到北京。後來在北京大學旁聽，治哲學。冬臘月間適逢又有中日交涉，學生羣起遊行示威，我也參加在裏面。後來聲勢愈演愈大，便至阻斷交通，搗毀汽車。便被軍警將我們捉押到天安門內去，直到三更，始將全體學生數千人釋放，祇押留四十名學生拘禁在衛戍司令部，我恰也在內。我初心甚喜，對同禁的朋友都十分敬愛，而且寄以希望。住得漸久了，覺得他們的思想志願除了食色性也之外，確一切都談不上。『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這種批評又落到了我們朋友身上。我便感覺到以現在的教育造就的人才，搗亂是有餘的，但是要想望他救國家於危亡，登斯民於衽席，那真是『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了！因此我便想到孟子說：『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那一種超功利無所為而為的純潔行為『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的丈夫

氣慨。與同孔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當今天下，舍我其誰」的仁人懷抱。而又加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恭敬撙節，退讓明禮」的修省態度。以為必如此而後可以負救世之責。收建設之功。我初到北京受到新思潮的鼓動，對西方的自由思想，社會主義等，是頗衷心接受的。因此曾經組織過工讀互助團，機遇孩子買過飯。但是萬分感覺到非有真修養真訓練的人，配不上談真自由。非有超功利無私慾的人，配不上講真正的社會主義。我由此便仍然回到儒家的學說道路上去。那時適逢梁漱溟先生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我受的啓發極大。既堅定我對儒學的信任，又引發我研究佛學的興趣。接到南京從先師歐陽大師治唯識學，發菩提心。荏苒二十餘年，雖曾著了幾十部書以開揚儒學佛學為事，然而影響於世也極微。紛紛擾擾的世界，一次二次大戰連接而來。國家民族更是「危乎殆哉」的過下去。到了今天，所謂以救國救民為己任，講主義，開革命的人士，豈不仍舊是「搗亂有餘，成功不足」嗎？八年抗戰之後，繼之以殘酷猛烈的內戰，人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國家前途不堪設想。萬一再引發世界大戰，真正成了人類的禍首了！這樣不仁不智勇於私鬥的行為，乃出於大講主義高唱民主之人的黨，「窮」極矣，猶不覺「變」乎！如之何變？曰：仍然返到儒者之道而已矣！先純潔己之心志，恢宏己之德度，嚴立己之操守，公忠仁智而不為自私自利爭奪權勢之圖，有如此大人君子之德操，以之實行民主而澄清政治安定國家也何難乎？但是如果不知接受全人類異地文明之長以修正補充自身之短與不足，一味走人反動復古之路上去，那又豈是「過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了！所以吾人今日提倡儒學，必須的儒學有一番抉擇修正整理與充實的工夫，然後是以去其糟粕，而發揮光大其真精神。於是吾人持儒學與佛學較，則覺得對於身心性命，學無有如彼之精潔。論宇宙人生之原理無有如彼之正確。持吾國之政治制度物質文明與西學較，則又無從之合理與宏富。於是而唯佛法相之學為儒學所必應接收；而民主與科學為吾人所必須取用，必如此乃可以使儒者回復外王之學重興光大於今之世界。非但我一國家一民族之利，實乃整個人類皆當崇其餘澤也。何以言之？佛學雖精深博大，而出世氣味太濃，人多不易接受，而且趨於沉寂。西洋之民主政治科學成就雖合理而宏富，然以生存競爭，帝國主義階級鬥爭之思想駕御之，其前途之險難尤為慘酷，有不可想像思議者。故吾人既當以聖賢之入世精神以完成菩薩無住涅槃之宏願，尤當以儒者超功利，泯人我，重輿議而

尙仁親之學說思想，救正西洋溺功利、別人我、重威力、好鬥爭之生物習性之思想，而正常的運用其政治制度與物質文明；則不但人類無毀滅之憂，世界且可以成康樂祥和之世。故在人類遭遇極端嚴酷險難的今日，二次大戰方法，三次大戰又積極準備將時而來，吾人不但應當努力於自救，尤當努力於救世。故發揚儒學而修正補充之以領導全人類步履康平，實爲吾人之神聖責任。國人乃不知有此神聖責任，而妄自菲薄，思想學說信仰行動一切一切無不唯西方人之馬首是瞻，而自甘爲其尾巴而隨其覆滅，此真至愚大惑而不可解者！近日國內有以尾巴主義譏人者，譏者曰：中國，爲中國人瞻之尾巴猶可，中國人彼此衝突而均各別作外國人之尾巴不更可恥乎？然則如之何方足以雪此恥？吾以爲欲在國際政治上不作人之尾巴，必先在此經濟上內政上國防上乃至一切自求獨立，自謀解救，自作主動。欲在國防上經濟上內政上謀主動解救與獨立，尤必先在學說思想上自求獨立自作主動不作人之尾巴始。然而環顧今日舉國之人心，舉國之風尚，舉國之教育，所言所思所學所爲，何一而非受西洋之學說思想支配耶？然而在此思想學說上真能獨立自主的有所發明發現者實未曾有，亦徒作人之尾巴擺來擺去而已。此而不能獨立，更欲求國家之能安固永存，不亦難乎？吾以是懼，作儒學之衍變與其復興。旨在求學說思想之獨立自主，且爲挽救人類之急務也。豪傑之士，其必有奮然興起以任重道遠者歟？有奮然興起以任重道遠者歟？

吾作此書有多因緣，而梁任公、錢賓四兩氏之中國近三百年學說史實與我以最大之刺激。因讀其書，而赫然於有清一代之學說衍變，始由反對理學，終乃至於反對儒學。始由儒學之逐步復古，終乃至於徹底革命。然後演成今日儒學滅亡之現象。而反對理學儒學，對之復古革命以至於消滅之者，皆非出自外人，實盡出於學儒者，此誠一大怪事！吾因究其所以然之故，則覺近世之識力修養之不足以認識理學儒學，多起誤解，固爲其重要原因；然理學自身之哲學思想，尤其形而上學之理論之不圓滿及多謬誤，不足以壓服人心；與夫儒學對政治制度之未臻完善，與科學知識之極端缺乏，不足以解救人類天災，實乃爲其主要原因。爲急謀救亡圖存之道，因乃爲詆祖覆宗之行，而不知其過矣。乃一次二次世界大戰，又與人類以西洋學說並非美滿無缺之學說之證明。更覺其對人類有極端之危險性，已至窮則必變之時，而後儒學之真精神又復漸爲世人所認識。於此時爲儒學之抉擇與重建實爲必要之圖，吾之此作亦應人類之急也。書成，適於觀察

周刊見梁漱溟師『中國文化特徵之研究』，吾甚爲敬對中國文化有真切之了解不可不對儒學有真切之認識。苟於此有知，亦必於彼有知。以中國文化與儒學幾至於不可分割也。嗟夫！欲爲中國存亡絕續之圖者，安可以不丁知其文化，安可以不以治儒學哉！最近潘光旦氏於同刊中有『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一文，亦與吾人爲同調者，喜而並誌於此。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於東方文教研究院

兩節婦

化中

文教院創辦於內江聖水寺，鄰有何姓婦，當爲文教院洗衣，年約四十，潔淨樸實，耿介自守，衆其呼之曰何大嫂。何大嫂母病，歸寧數月，則其姑何大娘來院接送衣服，年七十矣，雖精神康強，步履則勞。予謂曷不令他人來？曰：予子死十年矣，一孫學工就傳，無餘人可使者。因知何大嫂孀居，貧而守節，育子難姑，難得。後何大嫂至院，予贊之。何曰：吾姑更難，吾夫死，猶有一子一女，吾姑則二十守節，子女俱無也。曰：既無子，焉得有汝？曰：撫之，非生之也。又云：姑雖老，工作甚勤，自食其力，不以累人，積資置棺，爲百身後計。全家今無遺子孫者，故專事自了之也。予曰：吳雖得也。予敬其姑，偶以食物遺之，則以他物，曰：禮尚往來也。予偶過其家，室如懸磬，蓬壁不蔽風雨，然其淨潔，姑婦勤劬，雍穆而樂，未嘗有戚容，姑言數代伯慶，子死，不能耕，乃寄居於此。以澣洗爲業，身雖立錫地，今此屋基，爲姨所與也。予慨嘆久之。因念堅貞之婦，不移情於生死，不限穫於貧賤，茹苦而甘，處困如亨，可不謂歲寒松柏，雪嶺梅花也哉！此天地之正氣，宜爲衰世之典型者也。衷心致敬，爰記以告世云。何大娘，門氏。何大嫂，林氏也。其鄰有黃二娘者，亦早寡，勤勞刻苦，育子成家。一女已適人，一女作比丘尼，子送室中學，操持頗爲人敬重，可謂能立命者。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君子亦何難於時之衰道之喪而不堅其志節哉？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文教院將瀝蓉王恩濟爲之記

大學辨宗

并序

嚴立三遺著

立三先生人共知爲民國來希有之廉潔剛正之官吏，少知其爲卓識博遠之通儒。隱廬山作大學辨宗；客成都作大學考釋。吾讀大學考釋，接受其考訂，不全同意其義釋，因作大學略釋。大學新疏，亦未盡得嚴先生同意也。國家不幸，哲人早逝，予曾爲詩文以弔之。念大學辨宗，義精詞卓，而知之者鮮，特刊出此，以饗讀者。

民國卅六年五月王恩洋謹識

竊讀大學有所得，久欲筆之於書，十年以來，戎馬倉皇，日馳於道而未果。嗚呼，形勞何益於天下哉！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正義就衰，小人道長。善念日枯，民命草莽。故人不成其爲人，國不可以爲國，率天下而禽獸耳。夫大學者，修德講學之樞機，今之所謂學術方法論者也。其大旨歸本於格致之功，而全篇又似無專闡格致之文。此所以由字訓之爭端，衍爲學派之歧異。甚至人各異說，至今莫能決其一是。良可慨也！要由於全篇宗義不明之故耳，可不辨乎？茲循文釋義，論列其說。世有知言者，願共明之。

大學全篇無經傳之分，自是定論。其首明宗義，提挈綱要之體例，禮記諸篇及孝經等凡秦漢間儒生述古之作，大都類是也。古人文辭簡易，達意而止。其承轉亦極敏活，畧無痕跡。篇中有無缺文，不可得知。惟錯簡則實有之。如故君子必誠其意以下所引詩書子曰之文，前人疑之久矣。其瞻彼淇澳一段，尚似申明明誠中形外之旨。至康誥以下，雖非分釋明德親民等之意，亦與誠意章文義不相貫攝。且其末句此謂知本，適與前文修身爲本相應，與前文此謂知本句，又似重中以足其義。其前文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句之上，實似文義猶有未足。吾故以爲自瞻彼淇澳以下，於戲，康誥，湯盤，邦畿，穆穆，聽訟各段，概應在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之下，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之上。以下直接所謂誠其意，蓋故君子必誠其意，直接所謂修身，在正其心可也。

全篇雖大段可分六章，各章首末例有所謂此謂等語以爲起訖，其實句句緊接，文氣一貫。所應然有區分者，以其原